

过往皆序章

长亭

这个夏天海燕决定离开北京。北漂五年，用她自己的说法，这里已经没什么值得留恋，感觉时间到了，该走了。但具体是到了什么时间，她自己也不说清楚。

五年搬家四次，换工作三次，最后一次还是团队集体跳槽，没想到刚半年，新公司就裁员，一起过去的人，辞退的辞退，离职的离职，她觉得自己也该离开了，离开这个公司，离开这座城市。

熟悉海燕的人大多都不明白她当初为什么来北京。大学时，她是同学眼中公认的“懒人”，上午8点的课上少有她的身影，多数时



恍如昨日

王常婷

早上，父亲在床上洗漱过后，听话地穿上成人纸尿裤，便沉沉地睡去，饭也没吃，水也没喝。母亲问我昨天煎过的中药要不要还渣。看父亲睡得那么安静，想着前一夜，因他不穿纸尿裤坚持自己上厕所又双脚无力，有点折腾，就想让他好好睡吧，药就先不用了。

傍晚，哥哥们来了，看他睡得安静就先各自回家，父亲老家的一些亲戚也来看望，客厅吵得很，想着父亲一向爱清静，我便掩了房门，又怕他觉得孤单，便一直坐在床边，摸摸他的手，摸摸他的脸，让他知道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客人都走了，姐进来，给父亲喂了半杯水，我才发现自己好粗心，父亲虽然睡着，也是会口渴的。

晚上，父亲一直大口喘着气，可就是不说话。医生说癌症晚期的病人最后会很痛苦，早就该备着止痛药。我抚摸着他的脸颊额头，看他虽然大口喘着气，可表情还比较安静，不知道他是不是难受，犹豫着要不要给他喂止痛药。

摸着摸着，父亲慢慢地似乎安静下来。我跟姐姐说，看来父亲这一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我继续抚摸着父亲的手脚脸颊，似乎我能做的只有这些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不对劲了，父亲太安静了，好像连呼吸也没了……

我抱着父亲，早上刚洗的头，寸长的银发，干干净净的头皮清清爽爽，我习惯性地按摩他的头部手臂，自他生病后，他就喜欢我这么按摩，尽管我很不专业。慢慢地，他的脸上有了点温度，眼睛也睁开了。“爸，你醒了啊……”“嗯……”父亲似乎还不爱说话。姐姐赶紧把睡在客厅的母亲叫过来：爸活过来了……母亲过来一看，也没多惊喜，一拍脑袋：“该死的，我们已经把社保中心的的丧葬抚恤金都给领了呀！这不还得给还回去吗？”“当然得还回去！”父亲已经能应声了。“怎么去还？”“我骑自行车带你去还啊……”

候她宿舍楼都懒得下。

可就是这个看上去对生活“没任何企图”的人，毕业后却决定到大城市闯荡。几年之后，昔日的同学再相见时，都说她有脱胎换骨的变化，不仅从以前的“糙汉子”蜕变成了温婉的都市女郎，更主要的还是性情上的改变。为什么和大学时判若两人？变得勤快、独立，对人也这么客气。“有吗，可能是经历过一些事情后，更懂得尊重和珍惜了。”她总是笑着回答这个故人之问。

临行前，几个在北京的同学为海燕送行，一群人从后海走到鼓楼，夏夜晚风的吹拂，让人身心放松，她也第一次讲起这几年的经历。

刚来北京时，为省钱她与陌生人合租了一间10平米的小卧室，欺生不意外，没想到对方在一次拌嘴后，把她的所有行李扔到了马路上，她气不过跟人扭打了一回，然后进了派出所。另一次，租住在自建楼房顶层阁楼里的她，在洗澡、上厕所都要下楼走很远的日子，寒冬腊月的季节，她洗完澡回来才发现钥匙没带，只得通过墙上的小广告召唤开锁

师傅打开反锁的门。那天穿着单薄睡衣的她，在屋外等了半小时，进屋发现未干的头发上都是白色的冰碴。

海燕家境不错，但她不愿意依靠家里，在最困难、最委屈的时候，她也这样坚持着。北京这几年虽然挫折困顿不断，但她依然觉得收获多于付出。

带着影视梦想，海燕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一个剧组里担任宣传。那一年，给团队订餐，到处寻找资源，家常便饭般的通宵拍摄剪片，加上微薄的工资，梦想与现实她总算分清楚了。

接下来是一家广告公司，虽然同样披星戴月，但有好收入慰藉，更重要的是这期间，竞标、创意、写报告……用她的话说，三年里收获了“受用一生的成长”。海燕还记得，她第一次独立负责广告投放，从前期策划、方案，到对接互联网视频平台和收集反馈数据，各环节都需要独立完成，那段时间，她像一个被按压到底的弹簧，每天在紧张的压力和高强度工作中度过。在项目收尾阶段，持续的熬夜和不规律饮食，她得了急性肠胃炎，半夜

被同事送到医院输液。

汗水与泪水浇灌的成长最让人难忘，项目的成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也让海燕下决心在以后工作中更加努力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团队在一个长期服务的大客户竞标中败北，一夜之间他们就被边缘化了。之后，她跟着团队一起跳槽了，但不到一年，新公司就以经营不善为由，辞退了一些一起跳槽过来的人，此外公司还有许多做法海燕也看不惯，她决定离职，也离开这个城市，带着五年的成长，回家乡去开辟另一片天地。

“漂了这几年，也该回去了，不是铤羽而归，而是在不同时间段，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。”海燕坦言。

资本市场的残酷，退居到物化利益后面的城市人际关系，或者还有触礁后依旧不屈，继续激荡奔涌的青春脉动，海燕似乎都经历过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在还能吃苦的年纪，去见识新世界，去经历更多的未知，不要求结局有多完美。当某天发现自己“漂”不动了，转身离场，带着曾经觉得是苦，也许以后回想起来是甘的记忆，去过另一种生活。

离开那天，有关系要好的去送别，同为“北漂”，有人落泪，海燕却很淡然——或许她的体会更多，她说：北京这几年让她收获了很多成长，现在她要带着这份成长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，没有留恋，只有更加清晰的方向。

正所谓，心之所向，素履以往，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；来得从容，去亦能潇洒，莫谈遗憾，选择而已。



《春山溪阁》作者为明代画家陆治(1496~1576)。吴县(今江苏苏州)人,字叔平,自号包山。陆治系文徵明弟子,擅长画山水、花鸟。其点染花鸟竹石,宛如天造。山水受吴门派影响,也吸取宋代院体和青绿山水之长,用笔劲峭,景色奇险,意境清明,自具风格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悠长宁静的夏日

张燕峰

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在北方，春脖子短。春天似乎刚打了个哈欠，翻了个身，夏天便匆匆赶来。

夏日清晨，当你还在梦中酣睡，窗外的小鸟叽叽喳喳，唱着欢快的歌，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，姿态轻盈，掩饰不住内心的欢欣。半睡半醒之间，你已经被这欢快的情绪所感染，一抹微笑浅浅地浮在唇角，睁开眼眸，眼中已有欢喜的涟漪在荡漾。

一天的美好，就此拉开帷幕。

清晨，最妙的是到山间走一走。山野寂静，空气清新，一个人在曲折蜿蜒的山路间缓缓独行。脚步缓慢而声轻，生怕扰了山间贪睡者的酣梦。每一枚树叶都绿得发亮，闪烁着生命蓬勃的光泽。苜蓿、狼毒、山丹丹花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，开得最是娇艳，白得清纯，紫得神秘，红得热烈，橘黄得华贵，这里一丛，那里一簇，满沟满壑，整座山连绵逶迤成一幅旖旎的画卷。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面前，人类的作品总显得肤浅可笑。一块巨石上，一只五彩羽毛的野鸡在引吭高歌，它是在用歌声来迎接黎明和日出吗？

很快，整座山都苏醒了，树枝轻摇，蜜蜂飞舞，蝴蝶蹁跹，蜻蜓在眼前迅疾飞过，蚂蚱在脚下的草丛里跳跃。我相信，它们是在欢迎我这个访客的到来。

门前的老槐树在夏日的熏风里安静而慈祥。午后，坐在树下，巨大的树冠为我撑起绿伞遮阳。泡一杯茉莉花茶，看一本有趣的书。书香、茶香氤氲，沉浸其间，思接千载，神游万仞，整个人神清气爽。不知何时，粉红色的槐花簌簌而落，落在发间、膝上、书上，如同下了一场香雨。此时，时光都静止了，心中被洗濯过的澄澈，眼神也更加清澈明亮。

傍晚，就地取材煮一锅清粥，拌一盘野生的青菜，然后背上或慵懒或轻慢的心情去郊外散步，“夏风草木熏，生机自欣欣。小立池塘侧，荷香隔岸闻。”草木经日光暴晒后散发出的芳香令人迷醉，浸润其中，自己也芬芳。

夜幕降临，星空下，萤火虫提着灯笼游走，蟋蟀在草丛间弹琴，青蛙在池塘里合唱。此刻，万物自在，互不相扰……

诗人说：故乡就是我的偏方。我融进了夏日乡村悠长宁静的时光。

心上合欢

张金刚

村口有两株开花的树。每逢盛夏，碧绿的枝叶间便腾起粉红的云霞，并弥散着香味，笼着荷锄劳作的农人，笼着返乡归家的游子。

每每闻见这花香，看见那花儿，心中便莫名地涌生一股暖意，进而心生欢喜。

童年时，曾与小伙伴攀上树杈，摘下几朵花送给小妹绒绒。绒绒兴奋地戴在头上，红霞便在发梢浮动，与绯红的小脸儿比美。

我常爱将花儿摆在掌心把玩。簇簇柔长的花丝顶着嫩黄的点状花粉，如古时美人撑开在胸前的绒扇，透着或妩媚或淑雅的美。只是美人不知何处去，空留无数绒扇在树间。也有将花儿夹在书页间的举动：绒扇风干定型，香味隐隐还在。花香与书香交融，引我翻书，相伴日夜。

这花叫啥？当时未曾从书中识得，只随乡亲们亲切地称她“绒花”，应是取“花开绒绒”之意。甚好！一个“绒”字，质感、气质全有了，透着喜欢。绒花，就这样一年一年的在故乡开，在我的心上升。

离开故乡工作后，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，令我心生孤寂。一天，我竟闻到一股熟悉的花香，对，是绒花香：街头几株行道树就是绒花树。半年有余，整日匆匆，从未细细看过她们，但这盛夏，我还是“闻香”识得了这么久远的绒花，昏黄的街灯下，依稀辨得那团团粉红、枝枝翠绿。

于是，每个晨昏上下班，我便特意绕路看那几株绒花，也成了花树下一家面馆的常客。经营面馆十余年的店主是山西人：“来这儿开店时，就有这几棵树，也是沾了这树的光，不少人寻香而来，吃面赏花。这树很有意思，早晨迎着阳光，花儿像扇子一样打开，叶子也展开；晚上，花叶又像含羞草一样合拢起来。我每天和这树一起，早上开张，晚上打烊，一天忙忙碌碌，和来往顾客和和气气。”店主说。

我翻阅书籍，查得绒花学名“合欢”，这名字，我喜欢，于是“合欢”为大名，“绒花”是小名了。

也因了这合欢树，我试着将异乡当作故乡，将异乡人视作故乡人，慢慢融入了小城，与合欢树一样日出一抖抖擞，日落休整，与合欢花一样温和待人，不知不觉间，孤单飘远了。

当年娶妻成家之时正值盛夏，租住在城东一处小院的两间西厢房，巧的是院中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，花开馥郁，满院飘香，笼着这座小院，笼着我们俩。在树下，摆桌吃饭，摇扇乘凉，静扫落花，捻花逗趣，度过了一年的美好时光。

房东说，这株合欢是他父亲当年栽下的，几十年，根深叶茂。人虽已逝，却将这树留给了后人。老人家热爱合欢，更谦恭和善，因合欢树影响邻居采光，他毅然砍掉了伸向邻居院内的那枝，树的伤疤还在，邻居的和睦也在。

因这合欢，我和妻子恩爱有加，也因这合欢，与房东一家及左右邻居有了很深的情谊。以至于我们离开那院十几年，依然常在合欢花开的时节，回那里看看，看看如今的他们，看看当年的我们。

今年我要在外工作一年。那日，妻子微信中说：“街里的绒花开了，回来看吧！”上次离家，合欢树刚冒出新芽，如今合欢已绽放，是时候回家看看了。



《花束》一九零九 亨利·卢梭【法】玛咖供图

会将那些浅淡的记忆沟槽磨蚀为尘埃，并慢慢地洗刷掉这些微尘，然后，那些曾经被“覆盖”的，难以磨灭的记忆沟痕便会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，“就像老年的皱纹越老越明显”。

“皱纹”说法妥否另说，“记忆溢出”的定义，俺是真没有知识储备去辨识，也不知道是真学问，还是民间学者朋友的随性主观创造。因为不经意间漫溢出来的某些记忆，通常很难用理性思维去发觉其中的寓意，故而要给出有理有据的评判，确有相当的难度。

晚近这十几年，我每年夏初都会想起一个人，随后又再将之尘封起来。说起来只是一面之缘，记得那次我和强哥在街上从东向西行走，然后她就和她的另一个女同学加入了进来，四人有说有笑地手拉着手在烈日下走了好一段马路，分手之前强哥给了拉她手的女同学名片，并让我掏出名片也给另一个，然后大家都各自散了。后来有一天强哥想去找她们玩儿，问我能否联系一下，可我和强哥一样，没有可以联系到她们的信息。

这事儿就过去了。

过了几年，我突然接到一个女生的电话：“我是盛怡（音）。”机灵的她在电话那头马上感觉到了我的疑惑，随即提示说：就是大街上拉手晒太阳走路的大学生，接着告知毕业后在中信的一个什么单位工作。

记得通话给了我莫名的欣慰，虽然想不起来她的模样。当时办公室很乱，可在长话短说中我没忘记申请她的电话号码。谁知没两天我就忘了这档事儿，我想起来的时候，居然找不到她的电话号码了——连具体的单位名称也记不得了。

吊诡的是，时间在繁杂的工作和世俗的生活中流逝多年后，在我心中沉寂十余年的“盛怡”突然冒了出来，而且，这之后差不多每年夏天开始时，她都会在我心里露一次面，然后消失，第二年再来。

就这样年复一年，不知道是不是“记忆溢出”的轮回，我想整明白这个事儿。等到网络、搜索引擎发达的日子，在一个“她出现”的夏天，我网上搜索了好几回，想着兴许再通信息能够解惑。结果不知是名字有误，还是她太平凡了，又或是人

家跑域外工作生活去了，我继续不能获得她的音讯，而她依旧在每年的夏天，悄无声息来一回后再飘然而去。

按理说，她最初来的时候我还年轻，和“老了容易想起旧事”没什么关系，和情感、情绪也没有关联。如今临近退休年龄，这个萦绕多年的现象，我似乎有点想明白了，或者说，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个解释了：大概年轻时只看前路不后顾，自然不会“回忆”，只有在人生阅历堆积，前冲的劲头减弱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才会回望那些曾经走过的路。这大概就有人老了爱回忆的主要缘由。

当然，这种推断并不能解释我的“记忆溢出”。如果一定要给出一种说法的话，我想，应该是阅读过各种人、各式生活模式之后，“老家伙”我在旅途上，一点一点被生活点化，内心里更轻松，更单纯、更简单的人际关系向往在逐渐强化，然后，在意识里勾勒出了一幅有具体人的图画，所以，“盛怡”——作为一种纯粹的人际关系，一种简单且完全没有利益干扰的情愫——会像季节一样，在每年的某个时段来提醒我。

欧阳

有一种说法，认为人上了年纪就会“往回走”，会不自觉地想起很多从前的事，而且，构想的旧时画面还会有很多貌似“忘记”了的细节。这说法靠谱吗？

换一个角度描述，认同度大概会多一些：倘若更频繁、清晰地想起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，尤其是某些很多年里已经不曾打搅过你——在意识或潜意识中都以为忘记了的人和事，那么，你可能真的老了。

我一向对流行的说法不太当事儿，但对这种布道，感觉或许有点道理，不敢嗤之以鼻。但是，就直观判断而言，这种学说，我猜测应该和身体的老化关联不大，更多意味所指，可能是心理上的衰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脑壳里确实也不时有旧事浮现，虽然还没有到频繁的地步。

最近和一朋友念叨起这种感觉，居然学到个新词：“记忆溢出”云云。照这位民间科学家的解释，说是年岁的“风雨”，

